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廣告刊例

第二百四十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
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
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等疾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頭癬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一年之計在於春

春日爲始業期。萬事胥由此發軔。凡百君子。應吸大愛國煙。以其能提起愛國精神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啟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靈米雪林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含之藍米雪林經過胃臟後爲腎所放洩於白濁地點是仍毫無變更有效之能止濁如由雀上施以尿毒遇消功用服上至下用藥治則麥能內注此丸外方本房進底速射藥雙倍並藥房愈便而水功也分裝爲利患者半將此洋二玻管易於見帶每設有角惟本藥房忍紙做批發有經售本詳本埠各大報倘其售處敍家用良樂日十稱向他小件購買可數請者經售處購買可也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白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山東路一六〇號

上海技藝製版公司

其成績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上海三馬路一號

中法儲蓄會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金錢如流水東來西去欲省而不能今有妙法每月在消耗費中節省一份錢去投入儲蓄會裏將來可以集成巨數并且每月有得獎的希望中法儲蓄會成立最早會員最多當衆開獎最靠得住中國政府立案法國政府注册開獎在即不要錯過

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定價

凡臌脹原是一種極危險的病症外見腫脹起初仍用刀割故身體常受苦痛服後日見功效此藥非常之靈驗百發百中且無損於身體而能永斷病根...

每盒售洋二元 外埠郵費加一角

總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上海西門外...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五陵公子三河少年翩翩之風度楚楚之儀表凡有鬚髮者自生年之輕美年鬚往往難於修飾...

寄售處上海...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患麻面者雖有長遺斑點...

寄售處上海...

西醫

張世楷秘製

說明

凡男女之患子頸者皆由先天不足...

中國瘰子頸膏藥

功效

此藥起初貼在患處一貼可以除根...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最難有良藥外治然非易愈不爲功此丸保養施之內秘傳無論如何斷山人所服之如患瘰癧穿破所三日見效有等緩慢之服服後一月包好用漸開水吞三服每日服一次三用洋錢五角裝每包八次郵費售三用元洋另外郵資一元八角三次散外內消外發用一醫所醫治五內加錢一錠速購如欲每錠三用洋五角外...

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西首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

破天荒的大發明

THE LOVE CREAM

花柳預防聖藥

凡用本藥可防五淋白濁下疳橫痃梅毒等症保無傳染之虞且有強身之效謂予不信盍請購試用法另詳

仿單

每瓶大洋一元

愛克憐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

三西公司

電話中央六二六二

經售處

北京華歐大藥房
瑞青大藥房
安慶各大藥房
南昌寶華大藥房
杭州商品陳列所
福州左海藥房
西安中製藥社

英昌照相館遷移元旦開張

本館開設於三馬路已歷六十餘年所鏇選擇世界上之精品而加之精究用料能織微照片巔異於衆中外人手術光度更詳鏇述因原屋翻遷移四馬路江西路口碑載道無不竟三十號房屋將歷年成績陳列歡迎來賓東首待多以故在張並期內特別廉價品影收我參觀第一脣十主張新本館自始造今此爲第七星期陳列一價而影稍於貴工手續特料更力求精良可保永久不變之二減價收影精以藝精不惜工本增照無論三次四次不變各名作爲以資鑒別者前途不能照片較巳後及之子君定賞鑒減料以塞責皆有識者名鑒賞惟恐不信諸君子變凡裴惠顧請函約時間不再辨幸勿失之交臂

(注意軟片沖洗不取分文)中央電話五九六三

霍克公司○止咳聖藥

海上藥品多於河沙其中靈驗者固不缺乏決不能一筆抹煞而絕無價值徒藉廣告以欺人者尤比比皆是但以偽欺人終不能持久也本公司向來實事求是所製體馬牌各種藥品國內外科藥品發行以來已將五載頗蒙社會歡迎而尤以補肺止咳水銷場最廣眞可謂風行一時此藥專治各種咳嗽藥性王道服之有百利而無一弊無論乾嗆痰咳以及多年癆咳均有奇效至於傷風咳嗽則服一次睡一夜即愈功效之大與衆不同各埠諸君服過此藥者知之甚詳無待本公司曉曉多言也賜顧者請認明雙馬爲記庶不致悞

本埠經售處

五洲藥房 中法藥房

外埠不便購買可以郵票代價直寄本公司當即將藥品寄奉

上海派克路梅福里六九九號

霍克製藥公司

瘡藥

天泡瘡黃水瘡乾疥瘡濕疥瘡此藥擦之立愈定以包治三日內可收功並不外傳復發擦本藥亦可不再求愈收效每貨洋價元大洋一元一角外埠加郵費一角加售另加郵本部上海馬路五十號

發行所寄售處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始自配光約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與推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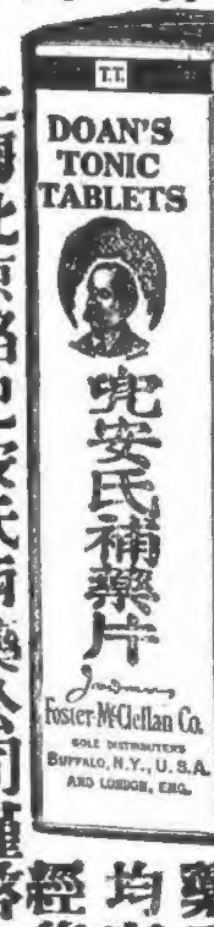
兜安氏補藥片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精神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凡疲乏倦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貧血面色青白及八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血色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七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招登廣告

寒雲鬻書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游江海求書者不暇應爰擬定書例如下

楹聯 行楷每字二元 篆隸每字二十元

款每字加一元

堂幅屏條扇面及書代擬詩文均另議 絹綾加倍扇不加

收件處 上海長濱路七浦里八號

寶古齋 余穀民

戊戌定變記

戊戌之變，外間無由窺其真，黨徒記述，則自飾非信，先是，使京偵者返報云，康有為梁啓超輩，內挾天子，而間慈宮，號云變法，施其宄圖，蓋恭帝衡訣，但知鼓噪為樂耳，天下大計，本非所曉，况入有為等之佞言，遂不覺自墮術中，外則結納新進，援引私好，排除異己，屏斥老成，如此設之，其包藏叵測可知矣，時慈宮歸政，不問朝事，居頤和園，放樂山水，先公正憂之，忽拜候補侍郎之命，聞為有為疏薦，益深憂慮，一日，報譚嗣同銜密詔至，先公亟延入，嗣同請屏侍從，合門，自懷出一紙，皇皇朱諭也，中謂慈宮與直督榮祿謀國，命先公率兵，先至天津，斬榮祿，後入都，圍頤和園，脅慈宮而幽之，即以先公任直督，先公捧誦沉吟間，嗣同忽出手鎗，指先公曰，君從，則富貴不可喻，否則流血五步之內，先公笑曰，君胡相戲耶，厥定大計，且有上命，某焉敢違，君先返命，某部署立至，嗣同改容謝曰，同以干事，未敢苟疎，特以試公，亦知公忠勇，必無異議，請恕愚昧，今內事已無慮，專賴公發於外耳，先公曰，比閱邸抄，有斥長素之詔，且令出京，何耶，嗣同曰，此康公自擬者也，意恐居京，轉不利大事，故暫走避天津，下此詔者，掩后黨耳目，使不疑有幾，事定即歸，非帝意也，先公已心知有為詭策，蓋成則居功，敗則禍人耳，嗣同既去，先公輕車簡從，夙夜而馳，自小站達天津，七十餘里，方曙即至，立謁榮祿，謂有機秘，須密晤，祿即延先公入，先公請退左右，出詔授祿，祿讀竟，汗顏失色，伏地待罪，先公亟扶起，曰，公勿如此，某若遵此詔而行，今即不來密告矣，公一人生死，事小，國政與太后，事大，盍先還謀，妥托善策，此豈真帝旨耶，公胡不辯哉，祿再詳審，恍然曰，非帝書也，然將奈何，先公曰，公持此詔，立赴頤和園叩關，陳於太后前，太后如命遵旨，公即歸待罪，太后曰否，必有睿斷，勿勞小臣慮也，祖制，太后不臨朝，百官例不得直謁觀諭，今太后於歸政後，有內外大臣，遇有大事，可直詣頤和園叩請訓示之詔，公往叩覲，無違於制也，太后聖明，賴有此詔，否則不堪設想矣，祿曰，善，公返小站，候我音告，先公辭歸，祿即密行入都，直赴頤和園，慈宮聞有大事，立召祿，祿入，跪上帝詔，慈宮閱竟，從容顧祿曰，汝速返任所，予自有處置，祿退出，慈宮即傳旨返蹕，夕抵禁宮，帝聞慈宮至，亟出跪迎，慈宮顧帝曰，好，好，即下詔，仍垂簾親政，放帝於瀛台，復勅九門提督，嚴緝康有為，梁啓超，及其黨徒，時啓超久已南下，有為則避處大沽口，夷舶中，以觀成敗，聞訊亦遁矣，惟誅有為弟廣仁及譚嗣同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於菜市口，此六人，除廣仁外，皆慷慨尚義，亟欲自見，遂惑於有為之煽誘，而實未悉其隱謀，心則忠貞，行亦挺特，惜少年未歷事故，所遇非人，致殺其身，哀哉，若有為者，既陷君於不孝，復禍君而遠引，卒使手足明好，淪於刑戮，已則思安享其功，獨逃其禍，誠若自謀，其如幾希於禽獸何，

敬書項城總統手稿戊戌紀略後

（丹翁）

予年弱冠，讀書京師，痛清政之不綱，日求所以治安之策，以為德宗可與有為也，戊戌八月政變，德宗被幽，使非項城告密，那拉后何得復行專政，釀成拳匪之亂，予更事淺，故於當日項城之黨后而不黨帝，誠不解其用心，及辛亥革命，項城請清室遜位，歸政漢族，私以為得項城之用心，黨后者，蓋所以覆清也，戊戌之事，非忠於那拉后，正所以忠於漢族也，頃某君示我項城手稿『戊戌紀略』一書，始知聖賢豈不可測矣，紀略謂『皇太后亦天下之君，况今上為皇太后命立，自有君臣之分，且有母子之義』云云，予幾聞閣人云，宮中制度，帝在太后前，自稱奴才，滿人之所謂奴才，即漢人之所謂臣也，項城謂帝於皇太后，有君臣之分，微諸閣人之言，而益信，項城又謂『譚嗣同等煽惑構亂，離間兩宮，竟欲陷君於不義，』其所自述，則謂『世受朝廷重恩，通籍十七年來，只知以道事君，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諸口』云云，謹按士人成進士，自謂通籍，蓋用通籍司馬門故事，項城蓋未第一第，然練兵小站，本有軍籍可稽，故亦可曰『通籍』也，德宗為那拉后之子，子違母意，斯為不孝，項城既忠於清室，得罪於太后之德宗，項城不得不救濟之，宜叱帝亦天之子，項城既推本忠於清室者，上忠於天，天既厭清德，項城又何敢違天而不取而代之，故戊戌與辛亥，其事若相反，而其道若相成，寒雲公子客滬上，方以『非非孝』一篇，發刊本報，傳示四方，正人心而挽薄俗，綴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求孝子，亦非於忠臣之門不可，大雄頃以『戊戌紀略』就寒雲公子辨真偽，寒雲稱與其私記少有不同，紀略謂此稿以八月念五日書於小站營次，交諸子密藏，寒雲或以項城之行文，不如後來命令之優美歟，然倉皇戎馬，又當國家危急千鈞一髮之際，整暇如此，其度固亦大過人者，至於詞藻縟紛，明辛丙秘苑，方之戊戌紀略，自擬脊冰之譽，忠孝傳家，文字又其末焉者矣，

記隨寺所見

（蝶臞）

余所居某里左側，有玉佛寺者，為毗陵盛氏所建，鐘鼓之聲，鐃鈸之音，幾無日夕不有，其什七八，皆盛氏所設道場也，余與寺為隣，逾五稔，曾未一履其門閾，會某君過訪，偶與散步，某君以寺名玉佛，欲一瞻視佛象，遂以俱入，佛以極細白石為之，非玉也，殿傍寘巨鐘一，即世俗之所謂幽冥鐘，佛家謂擊是鐘，力能超度亡靈者也，鐘下設四靈位，其一，為盛宣懷，又其三，則端方端錦趙爾豐，皆以辛亥革命之役，殉難於蜀中者，余詢寺僧，端趙之靈位，奚為而設，曰，是實盛氏為之，在盛宣懷未死以前，即已設置於此，今且垂十年矣，某君謝而異之，謂盛又奚為出此，余曰，是固宜然，端趙之死於蜀，以蜀人畔清故也，蜀之畔，自收回川漢鐵路始，收回鐵路之議，盛宣懷主之也，盛氏殆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故欲追荐端趙，為求超度，以懺已之罪孽也，某君頷之，余乃嘆曰，盛以收回鐵路之主張，間接而殺端趙，然且有所戚戚於其心，而為謀佛法之超度，今之武人軍閥，把持國家大柄者，往往以一念之動，發為戰端，寡人妻，孤人子，傷心慘目之禍，盈中國，而曾漠然無所介於其中，以視清季執政之官僚，殘忍貪毒，如盛宣懷之屬者，不且愈往加厲矣乎，噫，是則人心世道之憂也，與某君別後，遂戲筆以記之，

和素貞女士

（寒雲）

偶然遊戲搜奇事。小說家言愧不文。變似誰知逢客怒。尊使韓狗語無倫。解紛排難推黃葉。被字衡文說大雄。多事不如和事好。丈翁豈敢戰丹翁。

射虎偈曉

（寒雲）

回回語 射 清真詞 紅鷲詞人（贈蓓綠色冷金箋一大張）

社會小說 一年有半（三）

（天笑譯述）（禁止轉載）

等一刻兒，僕人來說，剛纔打電話到城站旅館，說胡老爺已經出門了，正說着，人報胡老爺已到了，只見僕人引進一人，是個酒糟鼻，小鬍子，五短身材，頭上戴一頂絨線小帽子，猩紅一個帽結，身穿二藍鐵機緞灰鼠袍子，元色圓壽字團花韓成緞馬褂，足登嗶嘰呢大舌棉鞋，拱着手跑進來道，對不起得很，對不起得很，勞諸翁久待了，原來此人姓胡號梅庭，是個金融家老前輩，年紀也有五十有餘了，二十年來，經理的錢莊，有好幾家，近來銀行家雖然日增月盛，還要取材於錢莊家人物，這位胡梅庭先生，現為上海中華銀行副行長，就是由錢莊家升而為銀行家的一員健將了，張叔禮和他還是要父輩稱呼，今天的客，他總算是個特客，叔禮見胡梅庭已到，便招呼入席，以次坐定，所講的無非滬杭間的新聞，張叔禮先說近幾天內，天氣忽冷忽熱，前幾天熱得穿夾衫，過了兩天，忽又一冷，下起春雪來了，真教人捉摸不定，奚子佩道，現在都是如此，昨兒一天的工夫，金磅縮到兩先零十一辨士半，虧耗的虧耗，獲利的獲利，聽得有一家專做英金的，上下半天，就賺了十三萬銀子，有獲利的就有虧耗的，現在上海的營業，就是一個大賭場，贏的人自然歡喜，輸的人大吃其虧了，我去年買的嗶嘰做袍子，只花得每尺一塊四角錢光景，現在一樣的貨色，要賣三塊五錢一尺，據他們說，就照這個價目，還是蝕了本貨的，但是買客總得如此價錢，究竟也要有些縮手呢，到底這金價漲然漲起來，是什麼緣故，叔禮說着，目光注視了胡梅庭，似乎他是金融界老前輩，要求他答覆一個原因，胡梅庭躊躇了半晌，便道，此說也不一，有的說，現在協約國要還美國的借款，收集現金，有的說，歐戰以後，各國要大興實業，以致如此，總之這是操縱在外國人手中，中國人向來不求其故，也不過隨着大家鬨鬨罷了，陸介卿道，可不是剛纔叔禮兄說的，今年的走頭業，前途非常危險，所以這兩天內，洋貨幾只算沒有開市，有許多牌面好，靠得住的，或者東家紮硬，有挪移，有通融，有幾家錢莊答應他墊款，還可撐住場面，其餘的都自己不知道今年能否上市，還要聽各錢莊的消息啊，所以大家說不好好兒想個善後之法，將來怎樣地市面，金融界先受他的影響呢，

排吟外之排吟（二）

（蝶臞）

化生萬物本絪緼。中庠之言古亦聞。易演羲文詩鄭衛。祖龍一火未全焚。

此次文字獄之結果，於循例罰金外，並將某某數日之報，揭築活佛碑行之已甚者，番付銷燬，

流傳萬本已經焚。泣涕漣漣可奈何。昨日秦燔今楚炬。人間從此刼灰多。

廢亂夢延，匪氛熾，焚掠四起，民不聊生，穢史之終於焚如，毋亦嚴事不祥之一朕歟，

解臺歸來笑不禁。衰衰阿堵最勝任。他年摘得宮花艷。知費任奴幾餅金。

秘史當中，於女佛及其他諸美之冶容冶行，繪聲繪影，無微不至，雖謂為穢渉遐想，未為過也，

寫到窮形蠱相時。象奸鑄鼎亦宜之。邈靜雅聽得遊人看。應比雍和古佛奇。

居佛矣何寫奇貨，引人聽覽，藉以得錢者，以北京雍和宮為最著，是亦古代活佛之穢迹也，其他何足算哉，一笑，

神州日報 天津 新聞 定價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外埠另加郵費不另取報費）（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某大醫士發明，被跌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費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電鐵胡開文筆墨莊。

●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 執筆者為寒雲紅薇海鳴籟庵小蝶伯群扁雅半夢病蝶等數十人寄每份大洋二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異婚

河南桐柏縣，去城二十里，曰杜家寨，杜氏聚族居焉，有杜翁，族之富者，家廣宅，年六十許，子早亡，遺孀媳，撫孤孫，宅後有園，樓五楹，相傳中有仙狐，五十餘年，無人入居，用貯器物，局其庭扉，翁奉仙謹篤，時供以酒果，每有所取，輒自啓入，家無男女，咸不使窺，恐或犯之也，一日翁入取物，方展扃搥，見一叟自樓出，鬚髮蒼白，年與翁若，氣宇軒偉，特然道風，迎翁笑曰，相處久矣，未獲一覿，今日緣至，盍償宿願矣，如弗卻疑，乞入室一談，翁心知為仙狐，見其藹和，遂無怯意，因偕入，登樓，樓中陳設，雅潔無塵，鱗卉鋪香，參差有致，叟延翁坐，拂椀瀹茗，殷勤款曾，翁遜謝不遑，叟曰，僕占侍宅，逾五十年，復承惠貺不絕，一無侵擾，僕二女孫，居處樂甚，今遇翁長者，故不憚褻形，而犯高顏，苟辱下交，請相過往，必不要為翁禍也，翁曰，疑子嘉仙人久矣，每隔帷拜，瞭然懷思，願仙凡道隔，胡敢忘冀，今也何幸，遂逅仙蹤，不鄙凡愚，更承賤子，不辭鄙垢，更許過從，道範仙儀，時窺時近，是緣生之福，何幸而結此緣耶，但相遇之期，亦可約乎，叟曰，期與約，從翁之願耳，翁思下頓，無日無時不可也，俄之來，當以夜，人定後，不虞隔垣者矣，我儕清談，幸勿為人道，恐近於怪，易聳聽聞耳，翁曰，諾，必不為小人道也，翁叟言笑，歡若平生，相見恨遲，漸忘形迹，翁歸，秘不與家人言，久之，交情益密，如膠投漆，叟不復隱避，乃出女孫拜翁，翁亦命孫拜叟，耳愛其孫，遂訂婚媾，翁孫與叟長女孫，俱年十一，讀書成誦，女嫻工時，翁孫名啓元，女字采采，啓元母知女為異類，頗憂焉，然崇翁命，不敢有違言，心竊非之，……叟慟哭，絕哀痛，越數日，叟入見啓元母，謂曰，予與若翁，親逾手足，十載歡笑，無一日間，今不幸長別，予雖異仙，人天亦若耐孤，每睹室物，心咸欲摧，今擬遷居山中，暫辭爾母子，若子與予長女孫之婚約，若翁主之，若翁雖沒，不當有異言，三年後，予親送女孫至允成禮，還吉迎迓，無勞親家煩也，啓元母，心實畏之，但唯唯而已，叟復撫棺長號，而後返，自是，遂不復見，啓元母見叟去，頗自喜慰，以為三年之期尚遙，擬毛為啓元，婚於他姓，延媒訪說，苟遇有垂成者，女家必有仙狐之擾，鬧空中言曰，杜啓元，吾婿也，有敢婿之者，必無幸，約立解，猶可赦，人遂無敢婿啓元者，如是者屢，啓元母亦不復持異議矣，至約期，叟攜采采以車至，儀載甚盛，左右隣無不見之，叟仍居後園，告啓元母以所選吉日，先時陳備，至日，翁之戚族朋好，駢臨稱賀，詢知叟氏胡，而不覺為狐，及見奩物豐備，相顧歎美，交拜後，爭窺新婦，見其冰肌勝雪，玉靨凝春，不御粉脂，一空凡艷，驚相告曰，杜家郎，偶得仙子矣，吾未見有人，若是白且麗者，胡氏何來，翁在，胡未嘗聞焉，殆真仙歟，咸疑訝，終莫能悉，采采既嫁，叟即辭歸山中，啓元與采采，歡好逾恆，……采采朝夕進侍，母若避不逾，采采謂啓元曰，人之娶婦，以奉翁姑也，今姑畏婦，婦何能安，擬請姑為君納一側室，代妾盡婦職，妾歸山中，俟姑意解，再來侍奉，啓元泣曰，卿將棄我而去耶，采采曰，君勿悲，妾與君仍朝夕處也，君日歸定省，念妾，即默思妾貌，妾立來迎，雖千萬里，無阻焉，啓元然之，陳於母，母適患之，立允其請，為啓元納一村間女，采采以歸甫出戚族，遂去，去之日，啓元雖知非異類，而室邇人遐，終難抑其感念，入夕，獨坐室中，合目思采采貌，思未竟，覺有人撫其肩，回顧，采采也，曰，卿何速耶，采采曰，知君賜召矣，從妾臥山中去，遂握啓元手，命合目，曰，妾不言視，不可視也，啓元覺耳聞，穀穀有聲，俄頃，采采曰，視矣，啓元開目視，叟與其家人俱當前，采采引之，一一拜見，若也伯叔，若也姊妹，成答以禮，惟采采父母，俱已，曾字同族，未嫁，矢以劫焚身，乃茹素勤修，實為貞守，今覘其眉目，韡而不流，節操昭然，啓元心敬之，爰再拜，環顧叟居，亦如人世，但幽高靜潔，總感仙家，時采采娠，未幾，誕一男，與常兒無微異，蓋采采已三世為人，欲返其形，亦不能矣，啓元母甫之，索兒一睇，彌月後，采采遂兒至，先是，采采時來，即姑居，但不留耳，……人，心乃漸安，采采至，亦不復怯，采采逢歸，益盡孝養，遇妾絕者，以妹呼之，室家歡好，熙熙一堂，戚族朋友，咸重采采，且目為仙矣，啓元原為采采復弈經營，日臻康阜，啓元奉母課子，不思仕祿，今采采已逾四十，望之猶二十許，啓元母子，亦無老態，人謂采采有不老方，且多行善事，故得永其樂焉，

寒雲曰，仙有不老方，而不能逃劫，人生七十，雖云古希，而善足延之，右記，事之實者也，采采狐也，孝親治家，且樂於善，今所難責於人者，采采竟兼之，視諸家與，宜矣，豈可以怪，而不語哉，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二〇八）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五回 姑婦勃谿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便揚着頭向紫薇興道，這位少爺究竟是誰，紫薇笑道，還有誰呢，便是我常常和你提及的，那個佩紅，佩紅也接着笑道，你不怪你們，還怪我呢，我不想出這好法子，怕還站在你們庵門外面喝北風呢，……說着便將來訪了幾次，小沙彌不肯開門的話，告訴了紫薇，紫薇早順手給小蜜一個耳光，喃喃的罵道，壞蹄子，誰叫你這樣鋸倒樹捉鴉的蠻做，你也不瞧瞧他是甚麼人，小蜜撅着嘴說道，先前分付我不許開門，也是你們，此時怪我不肯開門，也是你們，（真是冤枉）佩紅笑攔道，你責備他則甚，我猜到你們吃過假男人苦頭的，方才這樣提心吊胆，紫薇拱頭笑道，你如何曾知道這事，這不是怪極了，……大家說着話，已走入法圓的內室，隨意都坐下來，法圓只是眼不轉珠的，向佩紅瞧着，紫薇重行問道，前次騙我們的那個女子，想你也認得，佩紅此時已忘記劍華叮囑的話，不覺順口說道，我豈但認得他，他還是我的妹妹，……這句話還不曾說完，早被紫薇將他按倒在榻上，揑起兩隻小粉拳頭，使勁的向他身上亂捶亂打，帶笑帶罵的說道，我把你這促狹鬼兒，原來和女強盜通同一氣，兀自跑來拿我開心，看我有得饒你，……

●佩紅被他打得又疼又癢，（疼可也，癢不可也，癢字下得好奇，）連忙哀告道，請姐姐饒恕我，我還有話說呢，法圓在旁也侍他講情，紫薇才鬆了手，指着他笑道，你說你說，佩紅當下便將前後事迹，委委曲曲，詳細敘了一遍，紫薇拱過頭，望着法圓笑道，歸父，你聽見麼，還電話委實不是一件好東西，只許聽見人的聲音，又瞧不出人的面目，其個誤事不淺，照這樣講，我倒被你那個路倒鬼冒名監，白討了便宜去了，又問佩紅道，你那妹妹梁劍華，可曾嚼我甚麼舌頭，佩紅笑道，他是一個女孩子，有話也說不出口，他只說姐姐待他那一種恩愛，有些肉麻難受，……紫薇臉上一紅，喃喃的罵道，狗嘴裏也迸不出象牙來，他要冤殺我，還不由也冤殺，（為紫薇設想，實在有些難乎為情，）

西新橋丐婦記

（人杞）

西新橋有糕團舖，予時往購糕，久久漸熟，嘗過其舖，小坐休息，昨遇一婦，購糕，年不及三十，而衣服襤褸，面目黧黑，知為貧病而有阿芙蓉者，舉止頗雅，顧視微羞，攜一兒，約四五齡，向寒乞相矣，既去，舖中人謂予曰，君不識其人乎，是大有名，前某太守第三女也，太守北京人，既解官，攜厚資，居海上，無子，愛此女，不忍少拂，女窮侈極麗，後與伶人水仙花有私，太守不敢呵問，竟鬱鬱卒，女盡攜其資財嫁之，不數年，水仙花揮霍其資既盡，則棄而去之，此女以有阿芙蓉癖，雖欲更嫁，無復問名者，今已窮困如乞丐矣，所攜之兒，即水仙花子也，予聞此言，不勝浩嘆，海上風俗，數十年來，蕩婦妖女，競以私伶為榮，其為伶人愚弄，蕩家敗名者，不知凡幾，然以大家寵妾狎巷名伶為多，而荐紳婦女，幼嫺禮教，猶鄙不為，今此婦獨蕩棄禮法，受愚致困，固理之宜，亦所以昭報果也，予遂隱惡之義，獨論而著之，冀以此婦敗檢不足復惜，特取以為薦紳婦女勸也，

奇情小說 花蝴蝶（四）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落魄自從被丹特送到別墅來，已是兩個禮拜了，丹特祇呼她做安利，安利做工甚是殷勤，但是她却沒有相當的下女知識，有時把麵包都烤枯了，也有時把菜擺在桌上，却忘了取刀叉，那管別墅中的老婆子，很是瞧安利不得，常常嘰嘰咕咕的說她不好，但是丹特念安利是個改過自新的女子，又且勤懇，所以格外的原諒她，說她做的事都很好，

這一天，安利伺候丹特晚膳，却見丹特手傍擺着一本雜誌，那雜誌上恰印有她自己的小照，還題着是『落魄女士，花蝴蝶』的字樣，安利唯恐被丹特瞧破了，假做失手，把一盞滾熱的咖啡，故意傾在丹特手上，又濺了那本雜誌上好些，丹特痛得跳起來了，安利却一面假意去拭那本雜誌，早乘機把那幅小照弄得糊塗看不清楚了，一面又裝做自己也燙了手的樣子，佯做丹特時，他非但不嗔，反向她慰問，說，『你燙了手嗎？要緊不要緊？痛不痛？快回房去歇息歇息罷，』安利退到自己房中，掩上門，把日記册子取出，用鉛筆記道：

『毋自餒！成功只在目前，不見今晚之情形歟？彼心動矣，』

又一天，丹特在網床上看書納涼，安利在山石後，和丹特的獵狗嬉耍，那狗忽地嗥了一聲，丹特聞聲，跳下網牀來看，安利瞧得丹特來，假意暈臥在地上，丹特疾忙向前扶起，安利却嬌喘細細，星眸倦睜，彷彿真個失魂落魄的樣子，丹特見她軟弱無力，不能行動，祇得雙手將她抱入房中，却被那老婆子看在眼裏，又囉囉嗦嗦說了幾句，丹特說，『她已被狗咬了，難道見死不救，任她睡在那土地上嗎？』安利却祇裝做受驚甚重不見不聞的樣子，等二人皆出去了，她却又抽出日記册子，寫道：

『努力！努力！今日情形更進一步矣，不出兩禮拜，彼之魂靈當隨我旋轉也，』

又一天早晨，丹特出外至溪邊垂釣，別墅中的老婆子，把午飯整理好了，裝在一個籃子裏，交給安利，說道，『你給丹特先生送去，但是却要快些回來，』安利應了，提着籃子直向溪邊而來，遠見丹特正釣着一尾五寸來長的活魚，安利不覺失聲說道，『唉！你這可憐的魚啊！』丹特回頭看時，見是安利，笑問道，『你是說魚呢，還是說我呢？』安利噗嗤地笑了，且不回答，却說，『請用膳罷，』丹特說，『你不必回去，祇在此與我同吃了罷，』安利應了，二人籍草地為茵，一邊吃，一邊說笑，甚是自得，不料却被遠處一株交叉雙樹之後有一個女人，一一瞧見了，便是那個女賊，一張見了，